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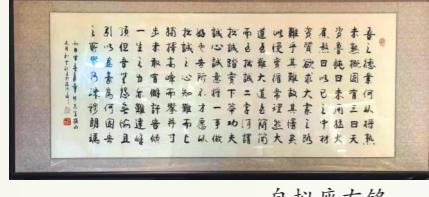
走进大家书房，
遇见辽阔世界。

阅读史

董明

曾想给
书 房 取 名
“朴厚居”，
存朴实厚拙
之意，一直未正式挂
出。藏书以爱好为主，历史类、人物传
记、戏剧影视专业书籍占了大半。书 房
不大，中式书桌、民国风台灯、明式官帽
椅、罗汉床、浅灰色宣纸感墙布、故宫红
房顶、墨绿色幕布式窗帘、朝西的落地
窗，视野开阔，蓝天白云悠悠眼前。

——董明



自拟座右铭

云南省话剧院知名演
员、编剧、导演。“先生剧社”
创始人，独立制作、编排、导
演、主演话剧《先生来了》
《我的闻先生》。主演话剧
《搬家》荣获文华剧目奖，
《打工棚》获“五个一工程”
奖，《老知青客栈》获全国小
剧场戏剧节剧目奖，《护国
忠魂》获云南新剧目展演优
秀剧目奖等全国及地方大
奖。主演电视剧《家园》《关
中往事》《湄公河大案》等。

有书房的理想生活



董明在书房中

读书，很多时候忘了要
读，只是在看。后来做了演
员，作为一种习惯性的台词
训练，自然就放声读出来了，
这一读，果然不一样，有
另一种收获，深入人心。

小时候，是看大人长大的。
在那个年代，有新的小人书，
是要一伙小朋友抢着一起看的。
到了青少年，流行武侠言情小说，
我都会找来翻看。曾有一段时间，
街边有租书摊，常流连忘返，
尤其喜欢古龙小说里那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再后来喜欢王朔的小说，常看的杂志有《小说月刊》《读者》《青年文摘》。

七八岁时，看我小姨订购的《大众电影》，字迹还辨认不清，就知道好莱坞有两个著名的“赫本”，一个凯瑟琳·赫本，一个奥黛丽·赫本——虽然认不得那个“赫”字，然后对中外电影明星的名字如数家珍。渐渐地，图书馆、阅览室就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有一套十集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册》，像书一样大，厚厚的十本书，一整套的都看了。

学习表演后，从新疆带到北京的书，一直收藏的是表演艺术家赵丹先生写的《银幕形象创造》，赵丹先生一生想演鲁迅先生而未成，让我唏嘘不已。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有一本杂志《看电影》，陪我度过了很长一段岁月。当时在北京做个体演员，租房住，买不起电视，每个月到报刊亭买一本《看电影》，没事天天在房间里看《看电影》，有朋友来了说，你这屋没电视？我说，你们在屋里看电视，我有《看电影》。

再后来，进了云南省话剧院，结婚生子，阅读一直伴随着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本书。一是导演李安写的《十年一觉电影梦》，

李安怀着电影梦无处释放，在家里一边做饭带孩子一边写剧本谋发展，使我有深深的共鸣，那本书几年间翻看无数遍，是枕边书。二是我尊敬的演员濮存昕写了一本《我知道光在哪里》，记录了一个演员摸索成长寻找自己心中艺术之光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濮存昕老师扮演鲁迅先生的心得体会。三是李小龙写的《生活的艺术家》，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武术就是“真实地表达自己”，也相当程度影响了我，表演不也是“真实的表达自己”吗？

人说“四十不惑”，其实四十了才开始“惑”。“惑”了怎么办？找书看。这样，在合适的年纪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书”。就是被誉为“两个半圣人”那“半个”——曾国藩，于是曾国藩家书，语录、书信乃至奏折、小说、传记，能看到的都看了个遍。

曾公说读一本书须从头到尾逐字不落地看，要一书未看完不看他书。要懂得以拙胜巧，深得我心。自取“硬拙”二字不断实践。

在一次外出巡演中，带了一套王阳明全集五卷本，决心看完，结果以“硬拙”的方式一字不落地“硬啃”完了，感慨良多。又用同样方法看了很多一直想看而未

看的传统经典，收益良多。并留下一篇学习曾公之座右铭，请云南著名书法家孙云豹先生书写并装裱放置书房激励自勉。

2019年底，当时已立志创作编排一部以鲁迅先生为主人公的话剧，于是送给自己一份新年礼物，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八卷本《鲁迅全集》，想着一年内心须读完。结果马上2020年疫情来了，两三个月在家里除了做饭买菜，就是捧着鲁迅全集拿着钢笔勾画着逐字研读，那么慢的读书，居然两个月内把十八卷本的全集都看完了，现在想想，真好像闭关在山中修行，是天赐之机，整个沉浸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里。

现在，由鲁迅文化基金会昆明代表处艺术监制，由我创立的“先生剧社”集体创作改编、我导演主演的话剧《先生来了》已经演出了42场，演到了北京、广州、先生的故乡绍兴，也由此认识了很多共同热爱鲁迅先生的师友。

在自己的书房读书，不单是学习，也是放松、休息。一壶好茶、一本好书，伴随着想听的音乐，眼睛累了放下书，看看窗外云南的蓝天白云，一份宁静，这就是理想生活。

【书道】

随兴而读，最好
不要落下这些人的
书，孔子、老子、庄
子，王阳明、曾国藩、
苏东坡、鲁迅。

【书语】

放下手机、捧起
书、读大师的书，就
有机会和大师作不
见面的心灵对话；若
真读进去了，不见面
又何妨？

【近读】

阿尔·帕西诺：
《侥幸求生》，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王征宇：《王
谢》，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芦苇 王天兵：
《电影编剧没有秘
密》，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自荐】

《先生来了》(独
立制作、编排、导演、
主演话剧)



您在舞台上见
过鲁迅先生吗？这
是一部既契合您的
“鲁迅印象”又颠覆
您的“鲁迅想象”的
原创话剧。

铁闻

我所认识的蔡澜的父亲

2011年6月，香港城市大学艺廊展出我收藏的现代文人字画。我在整理时，发现有多封蔡澜的父亲——蔡文玄先生的信札，信中谈到不少关于郁达夫在新加坡的行迹。

名。蔡萱是新加坡广播界制作人，拍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业余写作。但他们父亲的文名，比起他们早得多了。

曾与郁达夫对门而居

我与文玄先生通信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书店正与花城出版社策划合作出版《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其间我曾向他打听过郁达夫在星洲的行迹。文玄先生听到出版《郁达夫文集》的消息，很是振奋。

他来信表示：“关于郁达夫先生之文集等，先生之出版社将予以出版，甚慰。在战前、弟居中波路，与郁对门而居，彼此亦常往来，当时确存有郁氏全家照片以及彼与李小瑛之合影多张，惜于旧居中先后散失殆尽，但对于郁氏之遇墨，弟与友人当存有三数张，兹待拍照片之后，当即奉寄。”

他还提到：“新马作家中有郑子瑜、李冰人、吴之光等数人曾编辑郁文集，至于专门研究郁氏作品者似乎不多，所缺少郁氏的遗文，弟将拜托友人找寻，倘能找到，自当续寄。”

文玄先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曾为此事奔走，向新加坡专治文学史料、文坛耆宿方修先生等人查询有关郁氏的数据。

他在另一封信指出，他发现郁达夫早年在《星洲日报》为鲁迅逝世三周年发表的文章，可惜《星洲日报》的合订本在战时已毁。

文玄先生来函曾提及新加坡的星洲书店横幅是出自郁达夫的手迹。他还特地跑去拍了照片，冲晒后连同底片寄给我。照片共二张，让我收到后寄一张给郁达夫的侄女郁凤，可见他的细心和周详。

文玄先生给我的其他函件，还提到若干中国的文化人、作家，包括沈从文、胡风夫人梅益、沈从文先生助手王亚蓉女士。

文玄先生在来信中，还预订了两套《郁达夫文集》，说是一套自己保存，一套送给朋友，书款都是由蔡澜转给我的。

蔡文玄先生于1995年逝世于新加坡，享年91岁。与蔡夫人不同，文玄先生生活十分严谨，印象中是烟酒不沾，而蔡夫人则无酒不欢，蔡澜这方面大抵受到母亲影响较多。蔡夫人年逾百岁才仙游。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呐喊》之后的鲁迅小说

《呐喊》

之后，鲁迅创作了两部小说集《彷徨》和《故事新编》。关于《彷徨》，鲁迅自己认为“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把不为人所关注表述成《彷徨》带来的结果，似乎在评价上就很保留。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鲁迅对《彷徨》的看重，从来都与《呐喊》等量齐观，可谓是一碗水端平，二者成手心手背关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选了自己的四篇小说，其中《狂人日记》《药》收于《呐喊》，另外两篇《肥皂》《离婚》则出自《彷徨》。1933年的《鲁迅自选集》选了10篇小说，《呐喊》和《彷徨》各五篇。

的确，即使说到热情，《彷徨》的诗意图依然那样充沛，而且几乎就是其中多篇小说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如诗，哪怕是讽刺小说如《肥

物》之后，鲁迅创作了两部小说集《彷徨》和《故事新编》。关于《彷徨》，鲁迅自己认为“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把不为人所关注表述成《彷徨》带来的结果，似乎在评价上就很保留。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鲁迅对《彷徨》的看重，从来都与《呐喊》等量齐观，可谓是一碗水端平，二者成手心手背关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选了自己的四篇小说，其中《狂人日记》《药》收于《呐喊》，另外两篇《肥皂》《离婚》则出自《彷徨》。1933年的《鲁迅自选集》选了10篇小说，《呐喊》和《彷徨》各五篇。

的确，即使说到热情，《彷徨》的诗意图依然那样充沛，而且几乎就是其中多篇小说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如诗，哪怕是讽刺小说如《肥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蔡澜拒认“忘年交”

当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有“三大台柱”：亦舒、李碧华和蔡澜。前两位的作品已先后进入内地，但蔡澜先生还没有。于是我通过“天地”的朋友，联系到了蔡先生，目的是想把他短小有趣的专栏文字也介绍给内地读者。他约我在中环有名的陆羽茶室见面，很爽快地一口答应我的提议：“有钱大家赚，你放手去做就是。”他从不干涉我的编选。

蔡澜的小品系列》陆续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后，果然大受欢迎。后来，因事忙，蔡先生作品的编选就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同接续，合作同样愉快。我已经读到了当年的责编对蔡先生的深情回忆。

就这样，在本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我每到香港，只要蔡先生在，就去拜访；而他来上海，只要行程不紧张，也总会约我聊天。最难得的是，有次到港致电他，他说：“很巧，今晚与倪匡见面，你有兴趣一起聊，我们都是上海人，你大概只会讲这么一句上海话，应该有得谈。”果然，与倪先生也一见如故。过了两天，倪先生回请，点名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前段时
间作家梁衡
作品的学术研讨
会，曾编过梁衡文章的一位老编
辑讲起一段往事：报纸版面有限，
某次刊载梁衡老师一篇文章时，
不得不删文5000字。梁老师电话
问：“有一段我是含泪写出来的，
没删吧？”编辑答：“没有。”梁老师
说：“我还没说是哪段呢。”编辑马上
答：“我念给你听。”

一个作者用心、含泪写出来的
文字，编者、读者，也会用心、流
着眼泪去读。文字要对读者有感染力，
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触动了自己，才
下笔，笔端常带情感，这种情感才能经由编者传递到读者那里，形成共情。没有一两句
打动自己的话，千万不要动笔。

梁衡与编辑的这段“含泪”佳话，
让我想起另一位媒体作家的反思。
他长期在报社写评论员文章、社论、
杂文等，不署名。有一天算稿费，编辑问他，某一篇稿子是不是他写的，他对着稿子看了好半天也看不出来，这是自己写的文章吗？哪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只能回去查自己的电脑，看那天的原始文档，才发现那真是自己写的。长期官样文章的写作中，文字的“人机化”，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写作厌倦感，觉得自

己这样的写作完全是浪费生命。
当写作变成了套路，没有写作
兴奋感，只是堆砌那1000—2000字
的任务，写完后自己都不想再看一
遍，当然就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对于八股文，有人调侃说是“谁写谁看，写谁看谁”，可很多时候，甚至
写的人不愿意点开再看。

对于用心的写作来说，怎么不是
呢，写这段时我流泪过，写那段时我特别兴奋，写某个段落何时何种
心境……这是把人心融入文字中，
让人心成为交流的媒介。而八股文

●随手拍
千年古莲
图文 吴远团

文字的“人心能见度”

写作，都是套话假话空话轱辘话
——那是自己写的文章吗？

想到当下AI写成的文字，常
让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很多文
字明明好像是人写的，却带着一
股拼凑和组合的机味，是人在模
仿机器，还是机器在模仿人？当
写字的人没了心没肺，失去了流泪
的感觉，文字也就丢掉了人的痕迹，
很快沦为比特垃圾。

那一段是我含泪写出来的，我
念给你听——穿过你的心灵我的文
字，才能留得住我的背影你的眼！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毒蛇与毒菇

清晨，鲜艳的阳光活泼地跳
跃于叶丛间，我在茂密的丛林里晨走，脸上身上斑驳都是悦目的翠绿。

走着、走着，猝不及防地，我
看见一条大约一米来长的蛇，静
静地蜷伏在绿意泛滥的树丛间，
身上的黄黑相间的环状条纹，妩
媚得近乎妖娆。近在咫尺看它，
它像酣睡的宝宝，那样满足、安
恬。我悄悄退后几步，屏息凝神
观赏。良久，它醒了，姿态优雅地、
慢慢地爬走，在低矮的枝叶间留下一串斑斓的色泽。

这是难得一见的白毒蛇。
它毒性极强，误采误食者，常因肝功能衰竭而丧命。

金杯蛇和白毒蛇同属，同样
含有剧毒；这毒素，是它们赖
以自保的“利器”。在浩渺的宇宙
里，它们只求一隅安身。人类只
要不惊扰、不捕捉、不采摘，彼
此都可以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
和谐共处，快乐逍遥。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马六甲一瞥

蜿蜒的市井烟火气息浓厚的老
街，六百年的光阴，凝结着华人下
南洋最古老的记忆。据说鸡场街
早年这里也确实有过鸡的屠宰场，
但它名字的来历，更多是闽南人方言中
叫“鸡场街”，“鸡”与“街”同音。漫步街头，视野里那些柠檬黄、薄荷绿、珊瑚粉的墙面，就像展开的调色盘。细看下去，五彩的骑楼，在中式沿街下加入了欧式雕花，福建会馆、某姓宗祠、华人商家等建筑，与不同时期的欧式建筑和马来建筑共存，鳞次栉比，鲜艳动人。

与荷兰红屋隔桥相望的“三
叔公”，是前店后厂的手信店，
聚集了许多人。据说，三叔公本
名陈良浪，日据时期以沿街叫卖
饼、粿、麻糬为生，因在家排行第
三而被尊称为“三叔公”。战后，
他凭借制饼手艺在马六甲扎根。
被暑热煎熬的我们，坐在红色骑
楼三楼，品尝了淡淡饼、陈年老
桔汁和榴莲煎蕊（晶露）。

鸡场街点起灯笼时，我们在
暮色中去寻找美食，感觉整条街
成了流动的盛宴。炒粿条的镬
气与葡萄牙烤鱼的焦香纠缠，
椰浆饭的蕉叶包裹着马来人的热
情